

XiaoShuoJie Wenk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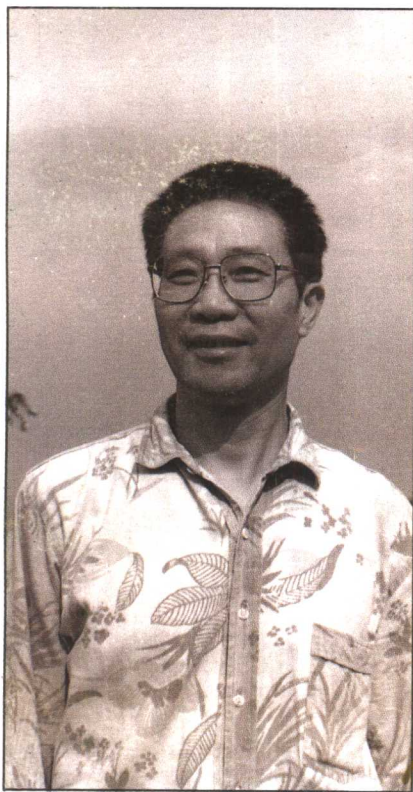
田中禾 著

小说界文库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印象



田中禾

田中禾 著
印象

内 容 提 要

田中禾是当今文坛最有实力的作家之一。他的小说追求语言的艺术品位、致力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、清醒而不媚俗的格调，显示出独特的艺术个性。收入本书的五部中篇小说《坟地》、《南风》、《枸桃树》、《无花泉》、《印象》是作者近几年的力作。它们紧贴现实人生，注重个人生命体验。作者以敏锐细腻的笔触，新颖的视角和叙述手法，多变的文体结构，饱满的感情投入，使每个小人物的故事充满了激情与魅力。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不再是社会事件，而是复杂纷纭的时代叠映在心灵屏幕上的印象。这杂彩流荡的印象必将激起你情感深处的共鸣，唤起你美的渴望和生命的热情。

责任编辑：丁元昌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印 象

田中禾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（上海绍兴路74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.125 插页 2 字数 255,000

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600册

ISBN 7-5321-1367-1/I·1074 定价：14.40元

（沪）新登字 103 号

“小说界文库”编委会

主 编 江曾培
副主编 邢庆祥 郑宗培
编 委 孙 颙 江曾培 邢庆祥
郑宗培 左 泥 张 森
魏心宏

出版说明

“小说界文库”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，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，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。凡在我社发表、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创作均可收入。

“小说界文库”包括以下系列：

长篇小说系列

中短篇小说集系列

年选系列

专题选系列

微型小说系列

“小说界文库”设编辑委员会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88年12月

目 录

坟地	1
南风	50
枸桃树	129
无花泉	220
印象	293

坟 地

之 一

荒坡同坟丘连在一起，枯黄的草在他眼前颤动。阳光将背影拉长，斜斜投射在褐色土路上。一片宽平的脊背，破棉袄，灯笼样的棉裤，强壮的脚杆，硕大的脚叉开，像两根木桩，僵硬地立在迷离的雾霭中。

他还不算老，像一头牛。三两个小伙子，让他们过来试试！

怎么就老了呢？他还清楚记得奶奶领他到祖师庙拐最后一个锁子。三门头守一个后代，奶给他留着独辫子。每年大雪节，过生日，就到祖师爷面前拐锁子。他记得妈如何在半夜里纺棉花，从虚软的棉捻里抽出长长的白线。这是坯子线，不管用，要捻成衣线才能拐。奶奶给祖师爷烧香，点纸。他们碰头。然后就拐。把白线攀在小泥神脖子里，来来回回，穿上嗵嗵响的皮钱，一岁一个。最后一挂锁子当然就是十二个。从那以后，你就算成人了，送生奶奶再没有资格叫你回去。他同村里的伙伴们在沟底抠泥鳅，蹚麦，用两只脚把麦棵编成辫子，跟大姐头上的辫子一样。这要挨大人骂，说糟蹋庄稼。

他站在大路口，向冈下望。他的背影仿佛同起伏的山轮廓铸在一起。在低低的淡云下，倒提猎枪，又笨又长，在脚边拖出莫名其妙的影子。“要来，让他们试试！”嘴角有一丝嘲弄的

笑慢慢凝结在腮边。那是一副有棱有角的腮，能看清咬紧的牙床。

坡下是他的村庄，仍像爷爷在世时那样浑浑沌沌，偶尔有三两个房脊露出，在树与灌木之间。爹就从这灌木后走出，扛着幡，扎着白孝布，鼻涕长垂，绕过坑坑洼洼的土路送爷爷进坟。十年前，他重复这场面，牵着爱弟，哭着丧歌，给爹送行。那时候爱弟九岁，小手牵着他的衣角，嘤嘤哭。爱弟只在哭时才显出放任的天性。

辱没祖宗的丫头！

泪水倏然盈满他的眼眶，酸楚使坚韧的心稍微有些松动。腮帮微微颤抖，嘴里发出吱吱的声音，眼窝像火烧一样疼痛，眼前的一切都凝结了，好像整个世界变成冰冻的一块。

斜眼瞥一下那座坟头累累的茔地，三代祖先的圣灵同他在一起，鼓动他刚强的筋肉。他是这座坟地的血脉。他们造就他，让他像每个庄稼汉一样风风雨雨、黑夜白天，毫无艰难苦累的感觉，干到五十二岁。活得够长的，这辈子干了许多事。荒坡背后就是乱葬冈，那年十六师的机枪在这里扫倒二十多条汉子，全是崔二蛋杆子里的土匪。一九六一年奶奶就倒在路沟里。还有村西麻三伯。二十户活下来九个人，就有他家三口。他领着爹和女人下湖北，给一个工厂做十天木活，换来五斤白面，他们活下来，她才给他怀上爱弟。是个好女人。一辈子不曾穿过好衣服。不吃肉，说那东西伤胃。不吃糖，不吃药，不吃饺子，不吃鸡蛋……不信教却有一堆忌讳。她给他挣工分，偷庄稼，刷锅，洗碗，喂猪，喂鸡……一切都像昨天。她来时穿着青布衫，浆得硬邦邦的，忽隆忽隆响。花冠是水红色的。那时已经没有新花冠，它显得颜色灰暗，绒球稀疏。席棚车停在粪坑旁边。两头高大的黄牛。那是土改分的，经爹的手，喂得

膘肥毛光，很大的铜铃，叮当，叮当，从眼前大路上走来，立刻有一串清脆的鞭炮声响起。小孩子飞跑去抓天地桌上的斗面纸，手捅进麦子里探寻鸡蛋。那晚闹房的人很多，而且粗野。豆子顺脖颈撒下，要他伸手到她胸前背后去摸。青布衫散发出蓝靛的臭气，闻起来让人荡魂销魄。她挺直腿站着，一动不动，有几粒豆子在裤腰里夹着，插进手指，立刻漏下去，滚过她光滑的小腹，落进裤裆。爱弟就生在她宽大的老蓝布裤裆里。那时候她正在掰玉米，她明知道日子近了，还要任性去干活。爱弟就生在玉米地里。煤油灯扑出浓黑的烟，爱弟在灯影里弹动手脚拚命哭。

这般好的女人，怎么就生出这样的妖精？而且只生一个！暑气未退的秋夜，麦场上飘溢着谷草的清香。头枕凉席，他忽然停下鼾声，嗅到一股熟悉的气息。伸出粗大的手，摸到女人的腰背。她坐着，凉风已经吹干汗水，她的皮肤更显出腻湿。“干腰了。”她说，“我不能给你生了。”他没有动，她也没有动，背朝他。沉默中他们听见微风吹动场边树叶，很远的地方有狗和猫的跑动。她很瘦，乳房早已贴在松弛的肉皮上。从前很有弹性的小腹，如今清楚地触到方方的骨盆。她真干瘪，四十来岁就干腰，“我早知道——”他说，抡起巴掌把她甩倒在地铺上。她的额角撞在他的小腿上，骨头碰骨头，发出空洞的响声。从那时起，看见这片坟地他就喟叹：绝了。二十年后，这片坟地不再有鞭炮响起，坟头会一年年被风雨剥蚀，刻薄的庄稼人一犁一犁侵吞荒芜的坟场，谁也不会去干涉他们。到了清明节，别人坟头升起袅袅青烟，他将听不到子孙的呼唤。

既然没有什么遗念，他就应当趁活着，把一切事情了结。

“你老了。”姐姐撮着眼窝，她什么时间瘪塌了嘴唇，说话时，声音从一个深棕色的洞里发出来，“你不是刚强的时候了，

如今就这样世道，谁也管不住。我们都要入土，该容的，该忍的……”

“你滚！”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大肝火。在这世界上，只有老姐是他唯一的亲人，他本不想这样发火，可是，他暴跳着，“你也替他们说话？昏了！姓常的还有那一片坟地！怎么见祖宗？哎！”

“出了五服。再说，他也不是本地常姓。”

“这话？你也这话？！我知道，你站在干岸上，操什么心，我全知道！”

老姐伤心地站起来。“那是你闺女，不是我的。我看……”她哭了。虽然老，可她终究还是女人。擦着泪，她愤愤地走出去，背影落在方方的门框里。裹小又放大的脚，蹉跎着，高低不平的村路对她很是艰难。稍微有点怜悯浮起在他胸中，立即又被愤怒胀满，他不能想起那个人，提都不能提。他就算人吗？他也配做我常老慢的女婿？

她再没来。没有哪个人对他说几句贴己的话。三间黄土小屋只有他一个人，像头愤怒的狮子被关在笼里。爱弟的床在那里，依然如故，一条秫箔，三道土坯，但又刺眼的干净，吊着整齐的蚊帐。还有她的拖鞋，早觉得那是邪魔物什，他忍住，村上少男少女都轱呀。雨过天晴，豆地里锄草，拖鞋变成一坨泥，他们还是轱着。他咬了烟嘴，冷眼看她在门槛上摔，用剗铲戳。这什么世界呀，让他们全都跷着趾头露出脚后跟……

常家的十三爷把孙女儿拐跑了。他还算人吗？

他绕着坟地。这是老爷，莹地是他看下的。那时他给杨大少种把务地，替杨家喂两套牲口。租下两顷河滩，分佃给十户乡农。爷爷说，老爷是精明利落的壮汉，一顿吃五个杠子馍。蘸着蒜泥，不喝汤，不吃菜。过年起社，扛龙头，二十里路不

歇歇儿。爷爷辈有三座坟，下边就是一片。他一一跪拜，双手捺着干冷的泥土，猎枪担在大腿上。

这是小常庄，虽然分出五个支系，可仍然是铁常一块。只在东北角有两户外姓，他们人单马瘦，从来没有兴旺过。

他转过身，背对阳光，猎枪拖着地，脸上的每条皱纹都绽得饱满。回望自己的村庄，树影苍苍，干枯的林子像一片乌蒙蒙的纱帐。在这里，就是这儿，那对男女，像电影上不敢让人睁眼的镜头一样，当着祖先的面！他的心好像停止了跳动，接着便是揪扯的疼痛。捂着肚子，拚命咳嗽一声，眼前一阵昏晕。十八岁的爱弟，一朵花似的爱弟，常家没有长大的女人，落在这个无赖手里！天下什么样的好人家没有，有多少本分的庄稼人，多少老诚厚道的小伙子。

“他是你十三爷！”

“你们早就不承认他姓常了。”

巴掌还是那样大，那样有力，同当年一样，旋风般在她脸上炸开。那块被禽兽玷污过的地方立刻浮起五条红色印痕。

她没有哭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用手护，倔强地站着，两手沿裤缝僵硬地伸直。

他突然呜呜干嚎起来。坟地在脚下左右颠荡，枯树和荒草飞旋摇动。他颓然倒在父亲坟头上，胯骨着地，一条腿拉长，一条腿蜷缩，还是那张大而有力的巴掌，狠狠拍着泥土，拍着扎手的草茎和荆棘。

他曾经这样匍匐在泥地上，捶着自己的头和脸。那是闯了一趟青海，奶奶不等他回来就匆匆告别人世。他悲痛欲绝，悔恨无加。这是祖宗的土地啊，他鬼迷心窍同年轻的伙伴抛弃故土，在老姐家揣了几块红薯饼，远走异乡。他没有料到中国竟有如此大。火车钻过无数陌生奇异的山洞，穿过一片又一片

荒远的山野，他的心好像被掏空，惶惧，忧伤，满目凄凉，无着无落。人世这样冷漠，离了乡土，人就像孤雁一样胆战心惊。在车站肮脏的人群里呆了三天，用提兜里唯一的一双鞋换了两斤粮票五毛钱，匆匆扒上一趟货车，转回小村。在这儿挨饿，在这儿吃苦受累，在这儿为一家人温饱面向黄土劳作，这儿才是他的根基。

现在，真的要告别这块土地了？心里是一种牵肠挂肚的悲凉。

棉袄袖子是油腻的，袖口滴滴溜溜垂下棉絮和破布。手触着猎枪，冷冰冰的凉意从指尖蔓延到心里。他站起来，透过冈坡上的荒草向远远的玉龙河眺望。

太阳清冷地照着河东的树林。林梢腾出苍青的烟雾，河面闪着白光，蜿蜒的，弯过浅黄色的沙滩。

那辆吉普车还停在渡口上，像一只绿色的臭屁虫。

他怎么会忘记臭屁虫呢？洪水后的两年里，他常常在梦里看见密密麻麻的臭屁虫，像蚁群一样在脸前攒动，在鼻子、耳朵……所有有空隙的地方乱钻。冈前冈后都是浑黄的泥浆，杂草和泡沫被浊浪推排到岸边，浮漾着，发出似有若无的碎裂声，像爷爷吃饭时轻轻咂嘴。那一堆西瓜离得太近，好像伸手就能捞到，粘稠的泥水顶多淹到膝盖。他向前跨一步，滑溜溜的西瓜骨碌碌地滚动，他就沉入一片昏朦的世界。天地变成灰暗的赭黄，旋转，摇摆，像在儿时的梦魇里。岸上一片呼喊，像暴雨初至，轰轰扫过丛林。奶奶大声哭着：“乖！我的根！”哇哇地，他吐出几只臭屁虫。水里哪来这么多臭屁虫？让人眼花缭乱，一阵阵恶心。

现在他也感到恶心。有多久没吃饭？简直想不起还要吃饭。肚腹胀满，坚强有力地站在冈坡上，手里提着猎枪，冷眼看吉普车周围的人影。他们为什么不过来？一个个都像蓝色布

娃娃，裤缝起一道红线，大檐帽翘着。

“是你打的吗？”

“我打的。”

“小腿迎面骨断了。”

“便宜了他。”

“还砸了皮革厂的作坊？”

“不是作坊，是窑子铺。”

“你砸的？”

“我。”

“你懂法吗？”

“你是政府的人，替贫下中农作主。我们全村人都告他！”

他笑了。为什么笑？你戴大檐帽不就是八路军？八路军爱护穷人，不该惩治坏蛋、狗老财？

“婚姻自由……专业户的利益、私人财产，我们……”

“你们昏了！”他喊道，“我上街喊去！你们准受了贿赂，吃了请。他有的是钱，这个畜生。官都向有钱的……”

他跳着脚，舞着手，拨开乡政府院里看热闹的人群，大喊大叫冲上街。逢集，无数熟悉的面孔都像洪水里的臭屁虫在眼前攒动，浮沉。

“我常老慢——常木匠——祖宗三代庄稼人——”

一张张脸异样地望着他，张着嘴，眼睛闪出惊诧、哀怜、凄惶、悲悯，年轻人嘻嘻哈哈笑，跟着，像看疯子。他们自己才疯呢！披着男不男女不女的长头发，绷圆屁股，就跟那个畜生一样！

他的腮帮狠狠上下错动，吱吱的声音从绷紧的嘴唇挤出来。

船过去了。原来他们是在等船。一个，两个……他们是不是带了家伙？那明晃晃的家伙，让他们自己戴去！我常老慢这

辈子不戴那玩艺儿。

渡口的沙岸滑腻腻的，民国三十八年饥荒，爷爷背他到马武镇吃舍饭，他们就滑倒在那墩柁柴丛旁边。柁柴林里有两个死人。一个客商，是个赶驴贩子，从湖北驮黄豆来，布袋炸了缝，金灿灿的黄豆流出来。他不敢走出柁柴林，怕饥民抢他的粮食。看见爷爷，伏地磕一个头，蜡黄的脸流出明晃晃的汗。爷爷缓缓地把他拉起来，喘着。“你放心。姓常的饿死不做贼，屈死不告状。村里还有一挂车，还能找到几个人。”客商捧起一把豆子，一颗颗饱满的豆粒诱出他的口水。他把指头塞在嘴里狠狠吮，两只眼睛恨不能生出手来。他看看爷爷的脸，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他忍住，继续吮着手指，微微地不坚决地摇头。爷爷呱呱地咳嗽。“大爷，让他接住。”客商说。他哇地一声哭了，转过脸，不敢看客商的手。爷爷叹口气，黄豆便像凉水一样呼呼地灌进去，几乎来不及咀嚼，滚进胃里，让胃发烧。

现在他还感觉到爷爷没有表情的脸，感觉到胃里的火焰。周身奔涌壮烈的情绪。他感到宽慰，为祖先完成一桩天经地义的事，是他常老慢的荣耀。他不怕，他没有子孙后代。他要留一个故事给后世，让玉龙河传之久远，老辈人脸上有光，小辈人永远记住，这故事足可以代替绵延不断的香烟和鞭炮。

船走得很慢，斜斜地在河面荡悠。河水粼粼发光，白花花的，映出冬日的阳光。那群蓝裤子的人向岸上张望，他们有说有笑。玉龙河本来像玉石一样洁净，现在被划破镜子似的水面，犁出一道弯弯的浅沟。河东河西都有庄稼人蹲着，站着，牵羊，抱鸡，推自行车。还有鲜红的鸭绒袄，天蓝色、粉灰色各种稀奇古怪的颜色和衣着。

世界真是乱套了。那是作坊？他砸了它。那门楼里走出的男女一个个都这般妖冶淫荡。摇摆着腰肢，浑身发出脂粉的浪

气。屁股沟子深深兜进去。胸脯和大腿刺眼地鼓出来。小狗爷常说汉口的窑子铺，妓女也不致于穿得这样撩人。“皮条”厂让湖北人拐走几个闺女。都是安分守己的丫头。不久前还在学校好好地读书。放了学，在家里割草放羊，烧锅做饭，穿着大大方方的格子呢。学袖底子、开鞋帮，同婶子大娘厮混，朗朗地说笑。忽然便跑了。一两个又哭戚戚跑回来，从此不能安生过活。那个门楼像魔鬼的宫殿，让年轻人一个个着魔，不懂得上下，不孝敬父母，不顾亲戚朋友，不讲乡情脸面。码头上蹲着红男绿女，忙忙地进城上店，跑生意，做买卖，看录像，会男人。卖一条鱼要用针管注上二两水。他们不会老？不会死？到阴曹地府，不怕阎王吊秤钩、下磨眼？

船拢了岸，乱糟糟的人群纷纷攘攘。那群蓝衣服的人正在互相打招呼。

太阳已经高高悬在冈坡顶上，风息云住，枯草根根直立。一群花翅雀嗓子似地悄无声息地落在不远处的酸枣林里。天地都在静默中等待。

他们踩过松软的沙滩，腰里扎着宽宽的皮带。他能看见那皮带上的手枪。

没有回身，他感觉到有一个人，在他身后站着。他知道这是谁。

“你不能……”那人说，“别胡来！”

他不说话，用眼睛盯着风下的土路。

“你是疯了。”那人说。

他抬起左手，把那人推个趑趄。

“回去。”那人坚决地说。

“要抓我。你知道吗！常家没人坐过班房，前清到现在。”

“是拘留。”那人说，“要不了多少天。”

他突然转过身，用猎枪抵着那人：“你害怕了。你是村长，是他们的狗！你去。对他们说。我常老慢好汉做事好汉当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让那畜生来，给我常家每个坟头磕三个头，我饶他。要不然，这条老命给他们对上。”

“你不能……”那人绝望地嚷，“五爷，你得替爱弟想想，说到底她是你的……”

“你走！”他吼道，“连你一起崩了！去对他们说！”

他看着那条影子彳亍于，两只沾满灰尘的大脚踏过土路上的礅石。

“我在家里——”冲着那人的背影，他喊道，“我等着——”

他慢慢转过身，觉得浑身燥热。把棉袄脱掉，披着。贴身是一件白粗布对襟小褂，灰不拉几，领子硬邦邦地闪着黑腻的光。

三间房子是四年前翻盖的，刚刚缮上喷香的茅草，女人就死了。是个没有福气的贱货。那时候，墙角囤里还有百十斤麦，差不多顶从前生产队一年的分配。爱弟在女人灵前摆十个大馍，一刀猪肉，是女人平生最富贵的一餐。就在这个地方摔老盆，乒——，灰色瓦片飞溅到猪槽里。没有儿子扛幡，这不怪谁，怪她自己。爱弟肩上斜靠幡杆，很长的孝布在脑后垂着。他好像看见那丫头悲哀啼哭，凄楚动人。心不由得怦怦急促跳动，一阵抽搐。脸上像有蚂蚁爬过，痒痒的，从眼窝爬到腮边。一步跨进屋门，他放开喉咙，大喊一声，像野兽长嚎。

谁给我扛幡呢？谁给我下葬？

他一肩扛倒爱弟的床，再扛倒自己的，让屋里腾漫起烟雾。把门，再把左窗，用土坯堵上。他懂得枪眼是怎么回事。在右窗留出上下两个洞。架上猎枪，把屋里的子弹全数放在身边。棉柴同麦草一溜架在后墙。

屋里漆黑一片，耗子溜出来，在脚下窜腾。这是一座很好的大坟。怎样才能让耗子啃不到他的肉？这肉是父母遗体，坟地留下的血脉，不能让耗子啃。爱弟偷跑那晚上，天也这么黑，屋里也这么静，耗子也这么凶。爱弟讨厌耗子，讨厌黑暗潮湿污秽肮脏。他把褂子扔进塘里，她总要用一只手掂起来，高高的，淋着水，从领子、胳肢窝翻到衣襟、贴边，微微皱起眉头，专注地在每个衣缝里寻找。红润细嫩的手，两个白白的拇指，指甲对指甲，啪啪有声地挤虱子。爱弟，狠心的狼崽！他恨起来，无法抑制。该扒开胸膛，剝出她的心，看看那里边有什么鬼怪。……女人死后的秋天，白天也像这样黑。乌云压在冈坡上，凶暴的雷声像惊天大鼓一样隆隆响。房顶西北角忽然被大风掀起，急骤的雨敲打在了房坡上。“爹——爹——”爱弟站在风雨里递绳子。他爬在房上，弓起腰，张开胸膛，压着那片呼嗒呼嗒扇动的房草。忽悠一闪，深褐色的茅草从眼前飞散而去。房子好像整个儿翻一个身。他四脚朝天，仰卧在泥水里。“爹——”他看见泥水混着泪水从闺女脸上淌下。“不要命啦，你！”她架着，背着，把他拖进屋。用湿软的毛巾擦拭他的脊背，揩抹他的胸膛。女孩儿家的手那样灵活、轻柔，让他觉得三间茅屋充满温暖，好像所有亲人都活着，同他们一起度过凄风苦雨的秋夜。

“噢，嚯，嚯，嚯——”他伏在猎枪上悲恸嚎啕。“爱，弟——”含糊不清地嘶声呻吟，幽咽、重浊，在空洞的房子里缭绕。

“喂——”

他冷眼盯着房前土路。场院下边，在老杏树的遮挡下，露出半个大檐帽。

“你听着，——常福贵！根据治安管理条例第……”